

郭玲(冶炼厂)

红绿灯下的等候

天气寒冷，实在不堪颈椎毛病所累，我晚上八点多下班后直接去华盛那边的推拿馆做推拿，等我走出来，已近十点钟了。冬天的夜晚，街道旁暗淡的路灯下，树影摇曳，行人稀少。

两辆山地车骑手溜溜一下从我身边轻驰而过，这么晚了还有锻炼的人，真是值得佩服！一阵寒风迎面吹来，好冷啊！不禁把脖子上的围巾紧了紧，加快步伐，劳累了一天的我只想赶紧回到温暖的家里去。

铜花与华盛之间有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，说它标准，是因为它相对于106国道的冶炼路大十字路口而言，除了有标准的红绿灯之外，还有标准的人行横道和人行灯。

四个方向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往来，正准备过马路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位身着宝蓝色车手服的山地车骑手就停在我的不远处。怎么办呢？抬眼一看，原来，马路对面的人行灯是红色的。

再次前后左右地四处望望，东面等红灯的只有两三台车子，西面没有车子过来，南北方向偶尔有闪着微亮的摩托车从一侧的岔路蹿进蹿出。这在平时的话，完全是行人过马路的大好时机。

十字路口的风因为没有遮掩，肆无忌惮地从四面八方扫了过来，对面的红灯还有20多秒，才做完推拿浑身没劲的我一点都不想等下去，可看看旁边的山地车骑手还是笔直笔直地坐骑在车座上，右脚尖点地，状态继续保持不变。我想，那就再等等吧。

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也走到人行横道旁，看到我跟车手都没有过马路的意思，轻轻地对儿子说：“宝贝，现在那个人行灯还是红色的，我们要等它变成绿色了再过去哦！你昨天是不是才学了‘红灯停，绿灯行’对不对啊！”小男孩听话地点点头，乖乖地牵着妈妈的手等在一边。

马路对面走过来两个人，他们奇怪地边走边回头看我们，大概是奇怪怎么这几个人不过马路居然会等在这里。

终于，马路对面的人行灯变成了绿色，山地车骑手脚下轻轻一蹬，车子轻快地穿到马路对面的铜花南路上，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。年轻的母亲牵着小男孩顺着人行横道一路小跑过去，走进西面的小区里。我跟在他们身后穿过马路，一步步走近我那温暖的小家。

“红灯停，绿灯行”。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，却早已让我们对那盏红灯的闪亮视若无睹的习惯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个个，一群群的，将那则简单的交通规则置若罔闻，而在这个寒夜里，因为有一个为红绿灯驻足等候的骑手的榜样，我也偶尔认真遵守了一次交法规规，小男孩的心里一定也会很高兴自己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。

生活中，有太多的标准和规则常常会被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打乱、破坏。其实想想，每一个人，只要真的能从自己做起，坚持原则，在每一个交通道路或者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，稍微等候一下那也不算多长的红绿灯，为自己，为他人，为社会尽一份自己的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。那么，那个十字路口一定会过得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自在！

张淑萍(冶炼厂)

汪飞(公司总部)

稍微坐了一会儿，菜就上来了，大家哗啦啦围坐一圈就推杯换盏起来。第一次跟班组里的人吃年夜饭，陈四总觉得不好意思，裤兜里的那个红包像发烫的山芋似的，他不时用手捂着，吃了人家年夜饭，再不好意思拿班组的钱了。他几次想把钱拿出来还给冯华，但看到老婆、儿子的高兴劲头，他确实不敢影响这种气氛，更何况这种气氛也感染了他。

就在大家吆五喝六的兴奋劲头中，酒楼服务员端了水果拼盘道：“同志们慢用，菜已经上完了。”

还没有等班长冯华反映过来，班里有名的“马大炮”开轰了：“你们年夜饭怎么办的，今年的菜不咋的？”

“去年你们班订的年夜饭是800元一桌的，今年是400元一桌的。”服务员微笑着答道。

“马大炮”一怔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马上年端起酒杯要跟人家女孩子张丽喝交杯酒，把年夜饭的气氛顿时又推向一个高潮。

陈四捂着那明显比往年厚出许多的大红包，望着眼前张张灿烂的笑脸，感到眼睛湿湿的，心里的滋味湿湿的，但马上就被幸福感蔓延，被一种温暖紧紧包裹。

陈四正迟疑着，张丽拉着陈四老婆的手从房里出来了。老婆换了那件红色羊绒袄，很显然张丽把老婆的工作做通了，儿子可能真是去了酒楼。

大家一起出门，过一条马路就到了厂门口最好的一家酒楼。班上的一群“哥们”早就闹开了，陈四一眼看见儿子坐在沙发上啃苹果。

信息，我立马就通知他们几个过来，今年班组吃年夜饭是一个都不能少”。

陈四这才知道，班里是来接他去吃年夜饭的，忙说：“你们看，确实去不了。”

工会小组长张丽抢过活茬：“有什么去不了的，嫂子的病我们都知道，也没有大不了的，今天的年夜饭你们一家三口都得去。你儿子我已经通知你徒弟去学校接去了，他们直接去酒楼。你和嫂子马上动身，班里的人都在酒楼等着呢！”

“那多不好意思。”陈四感到十分突然。

“陈师傅，这是您今年的年夜饭钱，我们班都商量好了，班组也是一个家，一年到头，大家吃个年饭聚一聚，反正年夜饭都点好了，不在乎添这双筷子。”班长冯华一边说一边把一个红包准确地塞进陈四的裤兜。

陈四正迟疑着，张丽拉着陈四老婆的手从房里出来了。老婆换了那件红色羊绒袄，很显然张丽把老婆的工作做通了，儿子可能真是去了酒楼。

大家一起出门，过一条马路就到了厂门口最好的一家酒楼。班上的一群“哥们”早就闹开了，陈四一眼看见儿子坐在沙发上啃苹果。

“陈师傅，一接到你的



【职工摄影】

深山里的铜草花

王克礼(公司总部)

■ 铜都诗抄

冶炼厂的早晨

晨晖洒在熙熙攘攘的厂前大道上，金色的朝阳下，上班的我，下班的你，不期而遇。互道一声平安，辛苦了！

晨晖洒在庄重严正的厂区大门上，阳光照耀下，一流铜业，国际品牌，熠熠生辉。那是我和你前进的目标。

晨晖洒在高耸入云的澳炉上，五彩霞光中，袅袅青烟，喷枪跳舞，活力四射。那是我和你张扬的青春。

晨晖洒在年逾六旬的老厂，流光溢彩中。全新管理，崭新理念，潜力无限。我和我的老厂而今一片生机。

我爱你啊冶炼厂的早晨，满是理想，满是希望。

张再涛(冶炼厂)

■ 家长里短

一个平凡普通的矿工家庭

父亲是一个在矿山工作一辈子的平凡而普通的采矿工人。小时候，我眼里的父亲：穿着厚厚的工作服，齐膝的长套鞋，戴上安全帽，雪白的牙齿，黑黝黝的面容，不笑的时候，只有那眸子是亮的。曾经有一年，我陪父亲下过一次井，在负200米深的地下，我突然觉得，黑原来是那样地让人绝望和恐怖，一种几乎使我窒息无助和空茫，让我下意识地紧紧握住父亲的手。黑暗中，我们谁也没说话，但却知道，那一刻，彼此的心，比任何时候都要亲密无间。

从那以后，我才明白，为什么母亲每次见弟弟不等父亲回来就扒饭吃，会略略地伤心。甚至有一次，父亲下班后半个小

时还没有到家，弟弟因忍不住饥饿呼噜呼噜吃起来的时候，一旁焦灼不安的母亲看见了，拿起鸡毛掸子狠狠打过来。打完她便哭，直到父亲满身尘土地回来，她才止住了，习惯性地跑上去，给父亲换掉被矿尘重重包裹了的衣服。听姥姥说，在我未出生以前，母亲每次都是骑车去接父亲的。她总是挤在人群的最前面，能一眼就从那些穿戴一模一样的、满是尘土的矿工里，认出她要等的父亲来。他们一起回家的路上，是喜气洋洋呢，还是彼此因为那抹温情和羞涩而沉默不语呢？母亲从来没有给我说过。但我猜想，当母亲在矿井出口处瞥见父亲完好无损地出现在阳光下的时候，她的心里，也定是明

亮又喜悦的。

这样的等待，在我出生之后，便换成了家门口。母亲总是心不在焉地织一件毛衣。将视线远远地延伸到矿区的最边缘。我后来才发现，母亲手中的毛衣不过是个道具，用来掩饰她心底的焦虑和担忧。因为她总是织了拆，拆了织，那团毛衣在她的手里，就这样慢慢褪色。而她对父亲的牵挂和关爱，却是在时间里，愈加地浓郁。其实父亲完全可以在井上作业的，但他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，依然长年累月地井下。

母亲总是劝父亲离开井下。父亲说，我在那里惯了，舍不得离开。父亲就是这样，一个“习惯”让他在井下呆到退休。而母亲，亦是因为一个“习惯”，

不管多晚，都要等着父亲回来了，才一起吃饭。这样的等待里，承载了多少忧虑和孤寂，怕是只有母亲一个人才最清楚。矿尘染黑了父亲的双手，而母亲，却是在无休止的等待里，被岁月染白了头发。

父亲退休后仍然返聘到矿上做临时工。父亲说，现在矿里政策好，给我们采取的是按劳取酬。矿山这地方不比外面流动人口多，退休后，可以随便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。矿山这地方小只能趁身体还强健的时候，继续来到井下多挣点钱。父亲说话的时候，脸上一直挂着笑。

而今父母都已经老了，也做不动了，没事的时候，在矿区附近闲逛。我技校毕业后

分到冶炼厂，远离了那片矿尘飞扬的矿区。每逢休息，回到矿区看望年迈的父母，看到母亲又像年轻的时候一样，只要父亲偶尔忘了吃饭，母亲就会急得满大街去找。

我的父亲，不过是公司里最普通的一个采矿工人；我的母亲，亦只是一个平凡矿工的妻子。在公司里，有许多多像我们这样平凡而普通的矿工家庭，每个家庭都是由等待、焦灼、紧张和喜悦交织起来的。他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繁重而又枯燥的体力劳动，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，没有鲜花的簇拥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默默无闻、无怨无悔地奉献在平凡而普通的岗位上，为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这片土地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■ 有色情怀

班组年夜饭的味道

虽然远离繁华的城市，但厂区门前大街上的小摊小贩们早已把年味搅得特别地浓。陈四下班一回到家，就马上给班长冯华发了条短信：晚上有事年夜饭不来了。

陈四上班也有十多年了，每年到腊月底的时候，班组总会组织班员吃顿年夜饭，无论别人怎么劝说，陈四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。这么多年来，全班14人，年夜饭有13人到就基本正常了，班里也适应他了，他也适应班里了，这似乎成了一个定律。但是依照规矩，班组每年都会按年夜饭花费总额除以人数，把计算出个人所需的费用发给陈四一点现金，算是对没有参加年夜饭的补偿。前几年要少些，有时20元、有时30元，这几年单位效益好些了，年夜饭的花费也猛涨，陈四记得去年班长居然给了80元，再说，酒楼里的菜又没啥吃头，花花绿绿一大桌子，没几个合口味的。

陈四看到信息发送成功后，把卧室门推开一条缝，发现老婆正坐在床上糊纸盒。纸盒是帮别人糊的，4分钱一个，年关到了也可以赚点钱办点年货。他连忙把门掩好退了出来，直接进厨房做中饭，儿子马上就要放学回家了。

陈四是从农村顶父亲职

■ 心灵鸡汤

珍藏岁月

法国电影《天使爱美丽》中，艾美丽把一盒玩具还给它曾经的主人。头发花白的主人颤抖着拨弄那些童年的玩具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也许，每个人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岁月珍藏。总会有些东西，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陪伴着自己，自己也当宝贝一样珍而重之地收藏。多年以后，每一次翻阅它们，就如同穿过时光隧道。而自己，就像一个捡贝壳的小孩，在岁月的溪边，拾起多少闪亮的诗行……

或许，它是童年里，你用来与别的小伙伴博弈的弹珠，在弹珠相撞间，伴你一段单纯无忧的童年时光。从满满的口袋里抓一把赢来的弹珠，沉甸甸的，顿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、最富有的人；或许，它是印有不同邮戳的邮票，不同风格的火花，每一张的背后，记载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；或许，它是一张彩色的糖纸，若有若无的香味，令人回味曾经的香甜；甚至，它不过是狗尾巴草编的指环，干枯的指环里，藏着那个夏日傍晚的微风……

在我的“百宝箱”里，至今留有一块早已停止转动的表，水滴型，系着水波纹的链子，小巧而精致。那是和父亲一道出门时发现的，金灿灿的外壳，蓝色的表盘，像闪着太阳光的水滴。它就挂在一排腕表中间，显得格外秀美。恋恋不舍地离开，又忍不住频频回首。父亲看出女儿的心思，折返买下，微笑着挂在我的脖子上。金色的水滴在胸前跳跃着，和着心欢快的节奏。时光流逝，它滴滴答答地陪我走过，一直到它炫目的外壳被磨得黯淡无光，链子断了数回，指针不再一圈圈地往复画圆，直至修无可修。拉开抽屉，轻轻将它放在小盒子里，记着有它陪伴的过往，记着父亲看着欢呼雀跃的我时，那满眼慈爱的笑。

盒子里，那一朵朵彩纸折的玫瑰，是好友相送的。在江城求学的某一年，我的生日来临。都是经济尚未独立的穷学生，怎么表达心意？好友用彩纸折玫瑰，一小朵一小朵的花，她们折了整整一玻璃瓶。烛光摇曳，在满室的生日歌里，好友送上满满一瓶纸玫瑰。大家紧紧相拥在一起，又是跳又是笑，烛光映红了我们青春的脸庞，也照亮了彼此脸上晶莹的泪珠。多年以后，那缤纷的玫瑰花，仍开在我的心里。不要说，玫瑰象征爱情，在我，那是纯真友情的见证，永不凋谢。

十几张心型的卡片，粉红色，系着丝带。和卡片相伴而来的，是一份甚合心意的礼物。这送礼物的人永远藏藏掖掖，唯恐被人知觉而遭耻笑。随礼物放张粉色卡片，已经是他所能做的极致了。个性如此，不能苛求。卡片上，寥寥数语，与他的人一样平实温暖。看着卡片，笑了。和这个男人相濡以沫近十年，他带给自己的，是平淡温馨的日子。就像小溪，不会如江海般奔腾热烈，却是细水长流，绵绵不绝。有这样踏实的人相伴一生，现世安稳，岁月静好，足矣。

有些记忆，似冲泡的茶，越来越淡；有些情感，像窖藏的酒，愈陈愈香。一桩桩，一件件，这岁月的珍藏，如颗颗珍珠，串起幸福的人生……

■ 铜都诗抄

女电工

你乌亮的长发
盘在安全帽里
背上的衣裳
透着斑斑的汗渍
你灵巧的双手
将电机组合
把七彩线头仔细地清理
每一天平凡的工作
都被你看作是不朽的作品
因为每一份光明
都有你默默的成绩

李玉芬(铜绿山矿)